

袁金鎧先生著

中庸講義

奉天大同學院出版部啓事

啟者本學院爲發揚王道提倡禮教刊印各種參考書籍定價最廉祇收工本各界前來購買無任歡迎此啟

袁金鎧先生著	王道梗概臆說	特價大洋八角
王書銘先生著	聖賢格言十二則	附大學圖定價大洋二角五分
楊文樸先生著	新制公文程式講義	定價大洋三角
本學院編輯	日本語練習字牌	第一集片假名 第二集平假名 特價大洋一角二分
全上	日語會話入門篇	印刷中
全上	日本常用漢字二千字字彙	印刷中

大同二年十一月一日印刷
大同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發行

(定價大洋一角二分)

不著作者 袁金鎧

許發行者 奉天大南門裡文廟胡同 大同學院出版部

複製印刷者同 奉天小北門裡 大同學院出版部

發行所 奉天大同學院出版部

分售處 各省各縣大書局

外埠函購簡章

一、姓名住址務須開列清楚

二、購買百冊以上者本院負擔郵費

三、本學院經售書籍目錄函索即寄

奉天大南門裡文廟胡同

(滿洲電話二五八六)

袁潔珊中庸講義序

中庸一編爲聖門天人合一。澈上澈下。澈始澈終之要旨。然論者或視爲平易。或詫爲玄妙。其辭愈繁。其理愈晦。識者明之。遼陽袁君潔珊。於學無不窺。而尤達於中庸。本其所獨得者。纂爲講義。郵以相質。予三復之。其扼要在盡人合天一語。而以慎獨立誠貫輸其間。如網之有綱。如衣之有領。內聖外王。一以貫世之。讀中庸者。得是編而沈潛反復。自無平易玄妙之疑矣。遼陽爲大東奧區。潔珊自手是編。以語其父老子弟。必有勃然興起。挽羣俗而宏遠。猶者。如日本奉陽明學說。日以盛強。昔橫渠謁范文正。年少氣盛。喜談兵。文正以中庸授之。遂成名儒。世變日亟。舊學日亡。潔珊負不世才。苟出其得於中庸者。實而見諸行事。隱則爲橫渠。仕則爲文正。世變或有萬一之挽救。則是編其先河也。遂以質之潔珊。其不河漢斯言耶。甲子十二月既望。八十二叟馮煦。

中庸講義



中庸講義

遼陽袁金鎧講述

緣起

余十二歲時。受業吾鄉營城劉集賢先生。治成先生命讀中庸章句。頗有所會。弱冠後。出攫世網。見聞所及。返諸中庸道理。舉堪印證。乙巳歲。出辦瀋遼交界鄉團。以營救村長鄒朋顯事被囿於營務課。監中靜坐。默會生平所誦讀。而於中庸一書尤常熟復。一日至鬼神爲德一章。憬然有悟。覺於中庸全書。微有所見。時年已三十六矣。辛亥歲。陳所見於泰安趙次珊制軍。頗蒙許可。乙卯歲。在京師任參政。識桐城馬通伯先生。其視復以所見質之。先生許爲有獨到處。去歲奉天道德研究會。延余講演。在第四小學校。爲講中庸四次。聽者甚衆。謂能以精深之理。發爲醒豁之辭。爭欲余編爲講義。以供研究。義不獲辭。乃纂爲此稿。夫茲事體大。豈敢自信。所望

通儒碩學。有所教正。以匡其謬。幸甚。禱甚。



總論全書旨趣

端木氏謂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庸乃言性與天道之書。語上之事也。後學何幸而讀之。全書旨趣。可以盡人合天四字括之。首言天命之謂性。從天說到人。末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又從人說到天。程子謂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三言已將全書說盡。其工夫在慎獨。故首章說君子慎獨。末章說君子之不可及。其惟人之所不見。仍是慎獨。蓋慎獨之中。息與天命相流通。故中和以致位育之效。篤恭以致天下平之盛。其要在一誠字。誠則無息。無息則純亦不已。聖學如天矣。語語皆實理。純乎內聖外王之學。凡天之有未合者。皆人之有未盡也。此書首尾相應。完全是一篇文字。中間任發揮如許道理。皆指點盡人合天之途徑。使人不迷其所以往。以實作盡人之下學。企於合天之上達而已。子思親承祖訓。得聖門心

法之傳。作爲此書。以詔後學。述聖之號。萬世無間。原書爲禮記諸篇之一。經先儒揭出。與大學論孟並列爲四子。其表章之功大矣。

第一章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天者萬物之父母。道之大原出於天。前人皆經說過。天良二字。爲世界人所公認。陽明講學。以致良知爲主。良知即天理。實得要領。不得斥爲異端。中庸以盡人合天爲宗旨。故開宗明義。首揭天字。欲人先認定主人翁。至率性謂道。修道謂教。皆所以順天理之自然。無所矯揉。造作於其間。道既不可離。可離則非道。欲去非道之謬戾。

自當戒慎恐懼。致嚴於不覩不聞之地。而慎獨之功尙焉。其所以慎獨之故。實見得隱微之處。即見顯之時。此與大學誠意章。重規疊矩。若合符節。曾子。子思。皆傳孔門之心法。其道一也。蓋聖賢事功。雖至旋乾轉坤。聲施爛然。其要必根於臨深履薄。苟無慎獨之學。一恃權謀術數爲作用。則離道日遠。淩淩然入於小人之域。終必見棄於君子。其親切指點。則以喜怒哀樂。皆人情所必有。而王道本乎人情。果能發皆中節。生殺予奪。無所偏倚。無所乖戾。則中和位育。感孚即動於自然。往古唐虞之盛。三代之隆。胥斯道也。盡人於以感天。感人斯能合天。不必高語精微。即此戒慎恐懼。綿綿密密。是何等精神。學者可知所從事矣。

第二章至第五章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子曰。道之不行

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中庸之道。其發源根於周易。易言中屢矣。而闡其蘊者。惟孔子。造其極者。亦惟孔子。子思大書特書於篇中。兩提仲尼。以道統歸之。並以治統歸之也。況中庸一書。雖子思所作。實則無一語非孔子之心傳。此處提出仲尼曰三字。鄭重其辭。見得自有宇宙以來。識得中庸道理者。惟仲尼而已。君子小人兩項。已括盡全世界人。不爲君子。則爲小人。中間更無逃遁處。君子何以時中。在能戒慎恐懼。小人之反中庸。在於無忌憚。則大背乎戒慎恐懼之所爲矣。中庸既爲至德。何以民鮮之久。則過與不及之故也。兩層雖係平列。而賢知之過。其禍較不及者爲尤烈。不及者之弊。尙爲人所易見。若賢知者之聰明材力。既高出乎衆人。一涉過舉。人且效尤。故害道尤甚。三代後號稱賢知者。每厭中庸之行。以爲迂。

苦。遂弄出種種破綻。講學滋流弊。治功多雜霸。自以爲是。不可枚舉。則皆賢知者不肯斂才就範之一念。誤之其事至易明。而粗疏不察。竟至如飲食之不知味。玩道其不行一語。至今如聞嚼歎之聲。

第六章至第十章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中庸雖鮮能。豈遂無可能之理。亦豈遂無能之者。舜好問好察。無自以爲是之弊。隱惡揚善。宏與人爲善之心。執兩用中。斟酌恰好。豈有偏倚。此舜之大知。舜之能中庸也。若世之予知自雄者。納於罟穽陷阱。而不知擇中庸而不能守。其知豈惟不大。祇可曰予知。而人並不以知許之。其去中庸不可以道里計矣。顏子得善服膺。拳拳弗失。故能克己復禮。三月不違仁。其中不中庸庶乎免矣。至中庸不可能一語。莫認作絕望語。乃極端之贊歎。以激動學者。使知天下國家可均。爵祿可辭。白刃可蹈。而未必悉合乎中庸。則勿徒震驚均者。辭者。蹈者。而遂謂畢天下之能事。惟中庸乃真完美耳。事雖不可能。而其詣至美。人愈不可能。其能之之道。惟在彊勉而已。南方之強。北方之強。皆不免於一偏。爲風氣所囿。惟君子和而不流。中立不倚。有道不變。無道亦不變。是爲君子之強。即爲君子之中庸。非大勇而何。章句以知仁勇三達德爲入道之門。

指示最爲親切

第十一章

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索隱行怪。賢知之過。而後世有述者。中於好高務遠之心。皆賢知者之過也。不中中庸。皆此輩壞之。誤已復以誤人。謬種流傳。累世不絕。聖如孔子。自然弗爲。遵道而行。可以學中庸矣。而以外誘之私。不能打破。以致層層障蔽。失其本心。中道變遷。成爲兩截人。遂至半途而廢。此種人正復不少。始勤終怠。隳其初志。此仍愚不肖者之不及也。又何足語於中庸。聖如孔子。自弗能已。至所以弗爲。所以弗能已。則以依乎中庸之故。依乎中庸。則盡人合天。用行舍藏。初無成見。窮達一致。隨遇而安。雖不見知。遯世無悶。此詣惟聖者能之。實惟孔子能之。故行藏之許可與

簞瓢陋巷之顏子訂同心。道之行廢歸之於命。不以沮撓之權予公伯寮。任天而動。順其自然。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雖不獲以中庸之道治天下國家。猶可以中庸之道備於一己。後世有述。此道不絕。聖者之至德純修。何嘗不師表萬世。到此境地。知仁勇三者無一不備矣。依乎中庸。即君子之時中矣。時中則無過無不及矣。至特揭出不見知而不悔一語。則以不透過此關不足語於斯道也。

第十二章至第十四章

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鸞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

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費隱二字括盡道之全體。夫婦可與知行，聖人有不知有不能。語大莫載，語小莫破，皆指示費隱處。道之費隱既難於形容，觀於魚躍鳶飛。上下昭著，莫非道之流行。已說到微妙處，人欲學道，果從何處著手？造端

夫婦一語其人道之最切近者乎。閨門之地。萬化之原。一弛其防。其禍至烈。詩始關雎。易重咸恒。禮嚴男女。聖人其知之矣。昧昧者。乃欲破先聖之範圍。是自陷於絕地也。夫聖道即人道。爲道遠人。何以爲道。以人治人。奚事外求。忠恕不遠。與曾子告門人語若合符節。豈惟大學言慎。獨與中庸言慎。獨如出一人之口耶。子臣弟友。合上言夫婦。是爲五倫。其先言造端。夫婦者。此倫一乖。萬事瓦裂矣。庸德庸行。豈有奇特處。人不能外倫常而獨立。則素位而行。無論遭際若何。均可無入而不自得。其要則以君子有居易俟命之學。隨時以處中。總不敢弛其戒慎恐懼之功。而非小人之無所忌憚者。行險以徼幸也。子思眼光。注及萬世。於富貴諸項外。揭出素夷狄。行乎夷狄。是何等見解。其神矣乎。此夷狄二字。非貶抑辭。

第十五章至第十七章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於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世之去中庸日遠者皆求效之心勝躡等之一念爲之也。豈知行遠自邇登高自卑由慎獨之功循序漸進孳孳不已其效不惟格人且可以格天。夫子讀妻子好合之章而翠然於父母之順子思所以證卑邇高

遠之境。其事至平。其味至永。此孝弟自然之感召也。然則以舜之大孝。德爲聖人而尊爲天子。豈亦非卑邇高遠之明證乎。或者疑之。以人事邇而天道遠。豈必如操左券。然位祿名壽。大德受命。連用數必字。斬釘截鐵。毫無猶疑。其何以故。則以鬼神爲德一章。有以握其樞而妙其用也。曩讀中庸至此。以爲於父母其順之後。橫亘此章。必有精義。思之思之久。乃恍然。蓋盈天地皆道。即盈天地皆鬼神也。人事之行爲。胥受鬼神之監察。鬼神既有體物不遺之功能。則於盡人合天之君子。自有息息相關之作用。六經之書。未嘗言無鬼神。後儒乃不敢昌言有鬼神。其慎而不發。恐滋流弊。歟。使無鬼神之盛德。何以人凜如在之誠。即舜雖大孝。何以必得位祿名壽。天之生物。何以必因材而篤。宜民宜人。何以受祿於天。無他。天爲之。即鬼神爲之也。夫子繫易。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孟子言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聖賢遇

此等道理。不憚彰明較著。大聲疾呼。而人猶多夢夢。此知道者所以日少。而悖道者所以日多也。

第十八章至第十九章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繼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

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此兩章言孝子可以祀先。仁人可以事帝。所以明天人相通之理。探治道之本原。其義至精。其事至順。必深悉其故。洞澈靡遺。始於盡人合天之學。毫無障蔽。有國家者。忽棄事先之禮。荒廢郊社之義。坐令天人閼隔。至不復通。世道人心。豈堪復問。大亂所以無已時也。文武皆大德之人。文之無憂。武之有天下。皆受命之人。仍蒙上文大德。必受命說來。追王上祀。定葬祭之禮。隆宗廟之典。事死如生。事亡如存。由上祀而追溯之。天地者萬物之父母。禽獸尚知愛其親。況於人乎。知有父母。則知有天地。知有天地。則知有鬼神。讀禮經諸篇。於郊社宗廟之事。言之綦詳。燦然大備。蓋惟聖人知鬼神之情狀。故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饗。

先王以孝治天下。孝所以爲百行之先也。孝經一書。爲曾子所傳。而慎終追遠。民德歸厚。復指出教化之本。風俗之原。又與子思作中庸之義。同條共貫。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如不諸掌。理本如是。難爲不知者告耳。故或問禘之說。夫子以不知答之。若世之蔑其根本者。徇利忘義。尙不自愛其身。何有於其父母。更何知有天地。何知有鬼神。甚至謂祀先事帝。皆專制政體之愚民作用。是尙可與言人道乎。尙足與言盡人合天之學乎。亦大可哀矣。

第二十章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

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

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遠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六經之書。以一問答而揭天德王道之全。層層俱到。無所罅漏。包涵古今中外。無不籠罩者。其惟哀公問政一章乎。子思以中庸一書。前半既鞭辟近裏。說天人相與之故。歷歷以爲指點。然天德何以克完。王道何以克備。必有足以括內聖外王之純修。永可爲萬世法者。乃能立人道之極則。而包舉之靡遺。爲政在人。四語廣大精微。包掃一切。至推論修身事親知人而歸宿於知天。則盡人合天之學。更何容自己。五達道三達德。既缺一之不可。而知行之區別。雖有不同。究無可以自寬之處。近知近仁近勇。知斯三者。則修身知人。自可以治天下國家。九經之道。無論中外。無論古今。問尙有可刪節可改訂者乎。其效無恍惚不定之疑辭。其事有體用兼賅之條件。經雖有九行之者一。仍歸重一誠字。誠者天道。誠之者人道。果實用擇善固執工夫。如顏子之得善服膺。則人道即天道矣。學問思辨篤行。己百己千。又何愚柔之足慮。策哀公正所以

策高世之學者雖無篇若篇是各有不同其道則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此之謂中。庸而無偏於外求者也。若其謂此章揭出孔教全量。非時中之至聖孰能言之。

第二十一章至第二十三章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上文誠者誠之者。既有天道人道之分。是不得不申明言之。夫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此堯舜之極詣。堯舜之盛軌也。惟誠故明。本乎天性。其於天人之學。復何所間然。渾全之詣。曠代難逢。則自明而誠。正

須由教以入。至其功候純熟。亦即及其知之及其成功一也之理。至誠則盡其性。盡人性。盡物性。參贊化育。盡人合天。學至此已臻化境。此純乎天道者也。觀於古聖畫卦授時。制禮作樂。以先知先覺之身。擴民胞物與之量。雖物質文明較遜於後世。然有所不知。有所不能。究無損爲至誠之聖人。況中庸一書。燭照萬世。後世之聖人。又孰不在包括中耶。至其次致曲。曲無盡量。致亦無盡量。曲盡有誠。還至於明動變化。則確然底於至誠。與至誠者。又有低昂。惟此致曲之功。與致中和。並無以異。到得能化。與天地萬物育。又何間焉。在學者會其道耳。

第二十四章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中庸之道。人所以厭薄者。以其平庸無奇特處。持此說者。何嘗知中庸。

夫中庸之道。必至誠乃足語於斯。而至誠之道。可以前知。非愈平淡愈神奇者耶。國家將興。數語看似神奇。全是實理。微之顯誠不可揜。仍與鬼神爲德。章隱隱相應。至誠者見微知著。理至精而數亦至神。其知人論事較常人所見。總透過多少層。一部念四史。似此者何可勝道。初不必假術數以爲推測。即術數之作用。又何嘗外至誠之理耶。蓋至誠者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心既無所偏倚。萬象之來吾前者。乃空明之畢照。如明鏡。如止水。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當其偶著端倪。常人方茫然而莫覺。至誠者預燭幾先。談言微中。事後思之。竟似洞若觀火。羣謂某真先知。駭歎以爲得未曾有。究亦事之平常。並無奇異。其所以如此者。惟至誠耳。至誠則前知矣。中庸之神妙如此。而人猶厭薄以爲不足學。此世之所以鮮能也。

第二十五章至第二十六章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而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魚鱉生焉。貨財殖焉。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宇宙間萬事萬物。皆真氣所鼓盪。即皆真理所凝結。故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不知者乃假權變欺詐之說。以惑世誣民。卒以自誤。並誤天下國家。可痛甚矣。誠者自成。不誠則自敗矣。道者自道。何待外求。不誠無物一語。精實透闢。已說到盡處。君子以誠爲貴。成己成物。皆完其性分之天。措爲時宜之用。至誠則無息。無息則博厚高明悠久。人道即天地之道。盡人合天。何所分別。天地山水。藉以指點。安見洪荒之初。非因積累而後大者。天之所以爲天。王文之所以爲文。全恃於穆不已。純亦不已之真精神。以爲作用。人能學文王。則可以學天矣。其要祇在至誠。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胥此理也。至天地之道。無物不貳。不貳即誠。誠故不可測。天地如是。至誠者亦如是。乃有謂生物不測。本無測之能力。豈真不可測者。此又是一學說。看他如何測法。而能盡之。

第二十七章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聖人之道其大如此。可謂美備矣。然必待其人而後行。苟不至德。至道不凝。此與哀公問政。章人存政舉之意同一側重。蓋宇宙之治亂。純係人爲。至道之凝否。實歸君子尊德性。認定天命不敢褻也。道問學。豈外學問思辨之功。致廣大。則參贊化育無止境。盡精微。則由致曲而至於化矣。極高明。則配天道中庸。則庸言庸行盡之不溫。故何以知新必敦厚。乃能崇禮備而不全不足。語於純修大而無外。要必視此。究竟後儒謂程朱之學專注道問學。陸王之學專注尊德性。此不惟不知程朱即

陸王亦不肯受也。此節反復說來。總須貫以戒慎恐懼之精神。不使有百密一疏之處。以完其盡人合天之分量。功夫至此。至道斯凝。至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即素位而行。居上不陵。居下不援。道理言足以興。默足以容。兩項看似平列。引詩說到明哲保身。則以自古有道之時少。無道之時多。學者奈何以天地父母之身。自投於禍亂。其意至深。其言至痛。子思其別有感。謂乎孟子謂周於德者。邪世不能亂。武侯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其足語於此夫。

第二十八章至第二十九章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戕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兩章申明居上不驕爲下不倍之義。而於前章。即本兩義而反復言之。不必專以前章爲不倍。後章爲不驕。其義轉滯而難通。何則。愚好自用。非驕之徵乎。賤好自專。非倍之咎乎。道貴因時。乃所以爲中。胡爲生今而反古。裁及其身。惡能倖免。議禮制度。考文。非天子不可。此天子二字。非有位者普通之名詞。乃盡人合天之聖。居天位以行天道者。後世輕

言變法紛更錯亂。其弊寧日甚。寧由惟德位兼全。乃克致道一風同之盛耳。不然。有其德無其德。則樂器則文居上而驕矣。有其德無其位而作禮樂焉。則又爲下而害矣。夫子於周禮固居上不驕者所訂也。今用之吾從屈。固爲下不僭所應遵也。夫議禮制度考文三者。必王天下者重之。至於無所不用其極。庶底於寡過之地。彼上焉者之無徵。即說夏禮說周禮之感傷合之下焉者之不尊。斧柯不假。奈龜山何。胥無由而取信。有德位兼全之君子。道積厥躬。以本諸身。徵諸民。以考諸三王。建諸天地。質諸鬼神。百世以俟。聖人其知天知人。非即盡人合天之究竟乎。爲道爲法爲則。遠有望而近不厭。固必至之效。無可疑者。不如此則學無由致。尙何權謀術數之可矜。雜霸功利之可恃。

第三十章至第三十二章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

不履。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故曰配天。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豈有所倚。靡靡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困。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中庸一書。發明內聖外王之學。所以立人道之極。則而實能造其極者。惟我孔子。子思既首提仲尼。而以闡中庸之蘊。至此復大書仲尼祖述憲章。爲道統治統之合併。以堯舜乃心法之淵源。文武乃治法之美備。

也。合以下數語。可作孔子像贊。至萬物並育一節。言天地仍是言孔子。德盛至此。斯成至聖。五常之德。無一不完。溥博淵泉。敬信民說。聲名洋溢中外。攸同。到得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尙有一物自外生成者乎。惟其盡人合天。是以配天。然至聖無他。仍是至誠。至誠則能經綸。能立能知。自無所倚矣。肫肫三語。乃於無可形容中。而曲爲形容。與顏子喟然歎一章神味相似。高瞻遠矚。想像無窮。最後反言以結之。見得非聰明聖知。達天德者。知且不能。何有於行。然此知字。卻宜深看。孰能知之。即孰能果臻此境也。此三章即是一章。可與子貢夫子之得邦家者數語合看。孟子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其眼光實根於此。將來孔教徧行五洲。此說乃驗。若在位者。完全以孔子爲法。毫無缺歉。亦必有一日致全球於一統之盛。可預信者。又子思天資學力。俱臻絕頂。乃聰明聖知。達天德者之流。故能知孔子以告諸萬世。著書至此。不盡感喟淋漓之致。

即以文章而論。亦躊躇滿志矣。說中庸至此。題蘊畢宣。已無可著筆矣。

第三十三章

詩曰。衣錦尙絢。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尙不愧於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如上所言。已臻神化之極。豈復更有他說。子思恐學者駭其神妙。竟忘下學之功。於是回映首章。作一結束。學者勿徒震其繁稱博引。愈轉愈

深。實則照映前文。詞句不同。道理則一。試歷證之。衣錦尙絀。惡文之著。所以致力於隱微。遠之近。風之自。微之顯。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乎。必知之乃可與入德。則慎獨之學也。引詩而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又曰。相在爾室。尙不愧於屋漏。慎獨至此。則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矣。奏假無言。與不顯維德。即中和位育之效。末言聲色爲化民之末。而極於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仍歸結到天宇。則天命謂性。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盡人合天之功。至是始全。以至矣二字贊之。眞結得住。前後相應。滴滴歸源。一篇文字。到此結局。杜少陵所謂篇終接混茫文。亦有此意境。每讀至此。輒不禁翬然高望。無限低徊。

總結

四子書文字。以中庸爲最奧衍。嘗有童而習之。至於白首。尙茫然莫明其眞象。其實說理文字。到得中庸。可謂胸中雪亮。腕底風生。即以文字論。已

臻絕頂。朱子於此書沈潛反復。歷有年所。乃定著章句一篇。枝分節解。脈絡貫通。苦心誘掖。以昭示後學。果熟讀而深思之。何至茫然。後人之講繹。豈能越章句範圍。金鎧此次講義之編。略仿李二曲先生四書反身錄。陸稼書先生松陽講義之例。至說理深淺。則相去天淵。豈敢相提並論。當者筆時。不以章句亘於胸臆。時亦有與相出入處。然使朱子於著章句後。再重訂之。亦必不能泥前說而無所改易。道理本自圓融。只要不謬於子思著書之本旨。自不至滋生流弊。惟是知之匪艱。行之維艱。吾不敢比賢知者之過。而愚柔之質。莫企明強。則亦愚與不肖者之終於不及而已。何中庸之有。可愧孰甚。此編閱十有二日脫稿。語多挂漏。未能詳密。愛我者肯賜教正。感且不朽。並俟他時學有進境。再重訂之。甲子四月二十二日。袁金鎧。自識於濱江秦岡寄廬。

壬申三月重印加入原文潔識

